

赣南客家围屋建筑的文化解读——以龙南关西新围为例

李金妹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民居建筑不仅是族群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族群文化内涵的深厚表达。赣南客家围屋作为客家文化的物质载体,不仅展现了客家人独特的营造技艺与建筑智慧,更承载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本文以龙南关西新围为研究对象,借用人力学的符号象征,探析围屋建筑所蕴含的宗族观念、风水理念与精神信仰,以深化对客家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关键词:赣南客家; 关西新围; 文化象征

DOI: doi.org/10.70693/202609268833

一、问题的提出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作为赣南地区的特色民居建筑,客家围屋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承载了客家人独特的文化特征。赣南地区被誉为“客家摇篮”,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客家民居建筑,辖区内龙南市的围屋数量就有300多座,占整个赣南地区现存围屋数量的70%以上,被誉为“世界围屋之都”,其中关西新围是目前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围屋,它的存在见证了客家人南迁的历史,也处处体现着客家族群定居繁衍的聪明智慧。学界对围屋的研究有许多,学者郑威等人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把广西贺州的客家围屋视为族群历史记忆叙事的文本,通过围屋的空间结构来讲述客家人在自然与人文、传承与变迁等层面上的故事,立体的讲述客家族群的迁徙历史、防御心理、宗族观念和宇宙认知^[1]。闫俊文等人从自然和谐、建筑形式、空间布局、功能结构、装饰艺术、人文传承六个方面,分析了赣南围屋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中轴对称秩序、堡家祠三位一体功能、雕绘艺术价值及中原文化传承的美学内涵,并提出对围屋的保护与开发策略^[2]。龚建华则从建筑层面、居住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系统解读赣南客家围屋的文化内涵,认为赣南客家围屋所体现的独特人居文化是中州古风与地方传统有机融合的产物^[3]。万幼楠从历史时间维度阐述了赣南客家围屋的发生发展历史、建筑演变历史以及社会背景和消失原因^[4]。面对围屋的消失,钟庆禄认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去围空”导致围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对赣南围屋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修房子上,而应将其视为一个活态的生态系统,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三个层面进行区域性整体保护^[5]。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赣南客家围屋的研究涉及历史演变、文化内涵解读、保护和传承策略,但是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建筑学、民俗学领域的特征梳理与历史考证,较少从符号象征的角度对围屋空间布局、装饰符号背后潜藏的族群文化体系进行挖掘。建筑是物质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这些符号是理解地方文化内核的关键切口,赣南客家围屋由多代南迁而来的客家先民共同建造而成,是客家族群标识和共同文化的象征,关西新围作为赣南客家围屋的典型代表,其空间构造、建筑装饰与功能设置中,完整保留了客家族群迁徙定居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记忆与象征体系。因此,本文以龙南关西新围为研究个案,从象征视角切入,解读围屋建筑从空间布局到装饰符号中暗含的文化逻辑,揭示其中凝聚的赣南客家文化特质,进一步深化对赣南客家围屋文化价值的认识。

二、龙南的关西新围

龙南市地处武夷山区,行政区划归属江西省赣州市,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因县城位于龙头山而得名龙南,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与广东河源市接壤,是客家人聚居的重要区域之一。历史上,客家人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往南历经五次迁徙,在途中,人们为了躲避追捕往往依山而居,建造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屋。从龙南市火车站沿着龙河高速往东南方向驾车约四十分钟,穿过广袤的田野,名为关西村的客家村落便映入眼帘,在这里,矗立着一座灰墙灰瓦、方正森严的围屋,当地人称它为“新围”,以区别于村中东侧那座年代更早的“老围”西昌围。

关西新围是如何建造的呢?这与当地一个名叫徐名钧的人密切相关。徐名钧,字韵彬,号渠园,增贡生出身,

作者简介:李金妹(1998—),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候选布政司理问，诰授奉直大夫，在族中排行第四，故后人多称他为“徐老四”。他的姐姐嫁在龙南另一座著名围屋——燕翼围，年幼时徐老四常去姐姐家做客，经常被燕翼围的雄伟高大所折服，内心一直想着要建一座更加雄伟气派的围屋。清嘉庆三年（1798），四十四岁的徐老四开始动工建造一座超越燕翼围的宫殿式围屋。这一建，便是二十九年。从嘉庆三年（1798）开工，到道光七年（1827）竣工，徐老四从壮年建到古稀，围屋落成后一年，他便去世了。

从整体形制来看，他建的这围屋坐西南朝东北，背靠山丘，面朝田畴。占地面积 7426 平方米。从外部看，外围的封闭高墙构成“口”字，内部中轴对称的建筑群则形成“玉”字，围屋整体呈现“国”字形布局。国字状的外城墙约 10 米高，四个角落各有一座高炮楼，墙体上布满瞭望孔和射击孔，形成一套严密的防御网络。整个围屋仅开东、西两个门，东门走轿，西门走马，门有三重防御，门的外层包着厚厚的铁板、门的里面是厚重的门臼、最里面是加固木门，门的上方还有防火水门，如果有外敌入侵，可以放下闸门灭火。历史上，客家人因战乱而南迁与当地的土著发生宗族械斗，客家人每到一个地方就“聚族而居”建造围屋就是为了能够集中族人力量抵御外敌和匪患，以保障整个家族的生存安全。

内部构造上，围屋以徐家的宗祠为中心呈中轴对称，主体建筑按前后三排、左右五列进行排列，共 18 个厅堂，14 个天井，呈现呈“九栋十八厅”格局。从东门步入会依次经过前院、下厅、中厅、上厅。其中中厅最大，可摆下二十五张八人桌，供二百人同时进餐；上厅是供奉祖先牌位，是祭祖、议事、办红白喜事的场所，家祠两侧对称分布着 124 间厢房，最多时可容纳一百多人。这些居所分为三档：中轴线的厅堂一般由主人或贵宾居住，两侧的院子由家族旁支居住，最外围的低矮房屋则居住长工或者家丁。这种布局遵循严格的宗法等级秩序，清晰划分了长幼尊卑的居住边界。

除基本的房屋，围屋内还设有水井、粮仓、私塾、作坊乃至戏台。内部的天井与巷道联通，晴天可采光，下雨天可快速排水，为了应对外部敌人的围困，围内不仅储备粮食，甚至特制“米粉砖”作为储备粮藏在假墙之中，据说被包围时可供围屋内整个家族的人吃上两年。关西新围的建造不仅体现徐氏家族的经济实力，也反映出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围屋的背后不仅有经济支撑，更有文化支撑。

三、作为赣南客家人文化象征载体的关西新围

赣南地区地处闽赣粤三省的交汇，是中原汉民南迁的首站，在历次南迁过程中客家先民在赣南地区形成了稳定的民系，围屋作为客家先民迁徙的居所，承载历史的记忆，也是赣南客家文化具象化的物质载体，从外部整体形象到内部空间布局，从建造选址到装饰细节，关西新围的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客家文化的深层意涵。

（一）“围中有围”：宗族观念的空间具象

对于南迁而来的客家人而言，宗族是维系族群生存发展的核心纽带，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让宗族观念深深嵌入围屋建筑的空间结构之中。从整个围屋的轴线来看，徐氏宗祠位于“国”字形平面的正中心，是围屋内建筑档次最高、装饰最华丽的地方，人们在这里举行祭祖、议事、婚丧嫁娶等核心仪式，通过周期性的礼仪实践，不断加强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以祠堂为中心，居住空间被严格区隔：中轴线的厅堂供主人与贵宾使用，两侧对称分布的厢房则为族人居住，而外围低矮房屋则安排给长工家丁，此时，围屋的空间设计并不是纯粹物理的，而是社会等级关系的产物^[6]。正如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社会关系像石子投入水中产生的波纹一样，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7]。在关西新围中，这种差序格局通过建筑空间得到了体现。围屋内最尊贵的族长通过空间的设计，把长幼、嫡庶以及旁支高低固定在物理的空间里，既通过空间差异明确了家族内部的尊卑次序与身份差别，确保了宗法伦理的视觉化与日常化；又通过户与户之间的连通，在物理上维系了家族的紧密联系，使得聚族而居不仅是一个信念，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状态。

（二）“背山面水”：风水理念的智慧体现

赣南地区是峦头派风水祖师杨筠松活动之地，杨筠松将中原的风水文化带到赣南后，便与当地的山水环境相融。风水常被人理解为地理上的神秘巫术，然而，风水在赣南客家人的生存语境里是一套集合了生态学、建筑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地方性知识，并逐步渗透进客家人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关西新围的选址布局，正是这种风水理念落地的鲜活例子。在风水学中，玄武与青龙、白虎、朱雀共同组成四大局，好的住宅风水，必须符合四大局的标准。关西新围的选址由堪舆师选定，整体坐西南朝向东北，背靠青山，符合风水中的“玄武靠山”依据，象征着家族基业有靠，能够庇佑子孙后代根基稳固、绵延不绝。前方入眼即是开阔的平畴田地，契合风水中的“朱雀明堂”，是生气聚合之场，寓意着家族前程开阔、财源广进。西侧有河水环绕而过，象征着聚气藏风，能够留住家族的福运，不使福气外泄。从宏观选址来看，关西新围背靠青山，面临濂江，正如郭璞在《葬书》中指出：“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8]。风水法则认为水可以拘束生气，所以优先看水；其次才追求山峦围护。抛开

风水的象征含义来说,关西新围的建造既可以阻挡来自冬季的西北风,方便取暖,也能够夏季接纳温润的东南风,降低围屋内部的温度,使得屋子冬暖夏凉。旁边紧挨河流与农田,既方便族人灌溉农田,也能依靠农田收成保障家族的粮食供给,这样的选址将文化信仰与当地实际生产相结合,成为客家人适应自然的生存智慧。

(三)“敬祖祀神”:精神信仰的载体呈现

历史上的赣南地区是林茂河密,瘴气弥漫,旱涝频发的流放之地,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客家先祖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各路神灵和祖先灵魂的冥冥神力。关西新围里的人将祖先供奉于围屋里最尊贵的位置:位于家族活动场所的最中央,以此来表达崇宗敬祖、向心聚居的观念。整座围屋以祖先所在的祠堂为中轴线,形成有等级的三进序列,每一个厅房都承担着和等级相对应的功能,即使有部分房屋的采光并非理想朝向,也会遵循面向祖先祭祀的准则,这种不计居住朝向的布局,正是客家人崇宗敬祖观念的直观表达。并且围内的人只要逢年过节、遇上家族添丁以及考取功名都会向祖先上香。在围屋里的人看来,香火能组成连接现实世界与祖先世界的通道,将祖先的保佑带给围屋内家族成员,以获得庇护。达到逢凶化吉、消灾祛难、人丁兴旺的目的。

除了对祖先的追忆祭祀,客家人对神灵也同样崇奉。他们将置于村口或者古树下的土地庙纳入围屋内,这些土地庙形制简单,多由村民自发修建,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土堆,有时是几块石头堆出的神龛,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定期在土地庙前上香祈福。在匪患频发的时代,如果遭遇敌人的围困,族人会将土地庙安置在围墙之内,即便战事吃紧之时仍能于初一、十五烧香敬佛、祈求平安,形成一种神灵屏障。除土地神外,还能见到人们祭拜佛家的菩萨、罗汉,以及道家的仙师、鬼神。他们跟祖先亡魂与地方神明和平共处,共居一围,也共享族人香火。无论是居于核心位置的祖先牌位,还是散落在新围各处的神灵祭祀,客家人的敬祖祀神的精神信仰都固化在建筑空间的每一处,渗透进日常的生活实践。而关西新围正是这套信仰体系稳定的物质载体,将赣南客家人的精神世界具象地保留下来。

四、结语

围屋作为文化建构的产物,是客家先民整合社会秩序、彰显宇宙观念、体现精神追求的象征物,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客家人对中华文化的赓续和发展。只有深入研究围屋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给予子孙万代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 [1]郑威,余秀忠.围屋化:族群历史记忆的社会化叙事——广西贺州客家围屋作为叙事文本的文学人类学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8,(1):69-74.
- [2]闫俊文,刘庭凤.多维视角下的赣南客家围屋美学内涵研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4,35(8):137-140.
- [3]龚建华,余悦.中州古风与地方传统的融合——赣南客家围屋的文化内涵[J].中州学刊,2009,(1):164-169.
- [4]万幼楠.赣南客家围屋之发生、发展与消失[J].南方文物,2001,(4):29-40.
- [5]钟庆禄.赣南客家围屋的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以赣南围屋为考察中心[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2,43(2):37-42.
- [6][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8]旧题〔晋〕郭璞.葬书[M].郑同,校注.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Gan Hakka Enclosure Buildings: A Case Study of

Guanxi New Wei in Longnan

Li Jinmei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Residential buildings serve not only as important carriers of a group's material culture but also as profound embodiments of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Hakka culture, the Hakka enclosed houses in southern Jiangxi demonstrate the distinctiv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and architectural wisdom of the Hakka people, while embodying unique cultural meanings. Taking the Xinsi Wei in Guanxi, Longn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symbolic theory of anthropology to explore the clan concepts, feng shui philosophies and spiritual beliefs embedded in enclosed house architecture,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ersity of Hakka culture.

Keywords: Southern Jiangxi Hakka; Guanxi New Wei; Cultural Symbolism